

王龍溪全集  
(二)

清·道光二年刻本影印  
叢書彙編第一編之一

王龍溪全集

(二)

明·王

畿撰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王龍谿先生全集卷八

後學會稽莫晉校刊

諸城竇椿齡  
蕭山吳鍾悃叅校  
晉寧李浩

大學首章解義

大學一書乃孔門傳述古聖教人爲學一大規矩若夫法外之巧則存乎心悟先師所謂致知焉盡矣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也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夫隔形骸而分爾汝者小人矣大人爲學之道在于明明德明德者心之虛靈根於天性明之所以立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欲明明德在于親民親民者性之同然虛靈之貫徹親之所

以達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明德以親民，其機在於止至善。至善者，心之本體，天命之性，粹然無欲，其虛而靈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所謂體用一原，天然自有之中，是乃明德親民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也。止至善者，止諸此而已矣。少有擬議加損于其間，則是私心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彼二氏之虛罔空寂，騁其私智於過高，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五伯之權謀術數，溺其私心於卑瑣，而無有乎誠愛惻怛之實，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義也。先師已言之詳矣。卽本體以爲功夫，聖人之學也。悟得時，只止至善一句，已是道盡。恐人信不及，故復說知止。

一段以示學者用功之要。知非知識之謂。見性以入悟。真知也。心之本體原是至善而無欲。無欲則止。有欲則遷。止與遷對。定與亂對。靜與動對。安與危對。知止而不遷。則志有定向。故能不亂而定。定故能不動而靜。靜故能不危而安。蓋知止所以入定。常定曰靜。安則靜之極也。人心原能通達萬變。經綸酬酢。與國家天下相爲應感。所謂慮也。有欲始窒而不通。知止以至於安。則有以復其無欲之體。故無所不通而能慮。易云。介於石。不終日。一致而百慮也。慮而後能得。得者得至善而止之也。以言乎體。謂之明德。以言乎用。謂之親民。冒天下之道。如此而已矣。此用功夫以

復其本體賢人之學也。悟得時，知止二字亦已是道盡。又恐人信不及，故復說下面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明德親民一物也，而有本末之序。知止能得一事也，而有終始之因。本末以木之根梢言，終始以樂之首尾言。知所先後云者，本立而末自治也。始作而終自成也。近道云者，與道猶有二，未至於能得也。此是用却却困勉工夫，以求復其本體。學者之事也。本體功夫淺深難易，若有聖人賢人學者之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下二段正是詳言先後功夫之條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最初一大志願。合下以天地萬物一體爲己任，不如此便流於私心小智，而

爲小人矣。夫道有本而學有序。欲明明德於天下，須先治其國。欲明明德於國，須先齊其家。欲明明德於家，須先修其身。身者，家國天下之本，而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一也。修身云者，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謂也。心本能視發竅於目，心本能聽發竅於耳，心本能言發竅於口，心本能動發竅於四肢。聰明者視聽之則，言者心之聲，四體之動以定命也。無心則無身矣。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心無形體，無從而正。纔欲正心，卽屬於意。意者心之所發，心本至善，動於意始有善，有不善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誠意

云者真無惡而實有善之謂也。然所以辨別惡善之機則在於良知。良知者是非之心。善惡之則不致其知則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云者非若擴充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爾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良知也。至之者致也。然欲致其知非影響無實之謂。是必有其事矣。物者事也。良知之感應謂之物。物卽物有本末之物。不誠則無物矣。格者天然之格式。所謂天則也。致知在格物者。正感正應順其天則之自然而我無容心焉。是之謂格物。故曰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合內外

之道也。此自末而歸之於本，終而始也。蓋視聽之物格，則知視聽之知至，而欲視聽之意始誠。言動之物格，則知言動之知至，而欲言動之意始誠。誠則有以復其本體，心可得而正矣。心正則視聽言動一於禮，身可得而修矣。士庶人以一家爲感應，則謂之家齊。卿大夫諸侯以一國爲感應，則謂之國治。天子以天下爲感應，則謂之天下平。是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盡性。此自本而推至於末，始而終也。夫良知者，性之靈竅，千古聖學之宗。所謂是非之心，好惡之實也。好惡必有物，誠意者，真好真惡，毋自欺其良知而已。正心者，好惡無所作，復其良知之體而已。修身者，

好惡無所偏著其良知之用而已好惡同於一家則家可齊好惡同於一國則國可治好惡同於天下則天下可平自誠意以至平天下好惡盡之矣好惡之實是非盡之矣是非之則致知盡之矣此至易至簡可久可大之德業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所當從事者是非實有大人之志悟其巧於規矩之外其孰能與於此乎先儒嘗有三綱領八條目之說矣嘗有敬爲聖學始終之說矣嘗有補格物致知之義矣自今言之綱領惟一綱舉則目張領挈則裘順若曰三綱領則將何所施其用乎條目者功夫先後之次第如環之相連不可以節段分也若曰八條目則將何所陳

其數乎。實心之謂誠，誠卽敬也。一心之謂敬，敬卽誠也。大學之要在於誠意，則不必言敬，而敬在其中矣。若曰敬以誠意，不幾於贅乎。蓋其旣以格物窮理爲致知，則於身心若無干涉，故不得不以敬爲聖學之始終，而不自知其說之非耳。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言修身則格致誠正舉之矣。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正所以發格物致知之義，實未嘗亡，而有待於補也。故曰合之以敬而益贅，補之以傳而益離，此不得已之心也。蓋不忍異者先師之本心，而道之所在，不得不與之異者，天下之公學，非先師所得而私也。世之學者能以

虛心觀之，不以一毫意必向背介乎其中，則聖學庶乎可明。而先師之苦心，亦可得而諒矣。

中庸首章解義

中庸盡性之書，子思子懼性學不明於世，學者失其所宗，故述其家學，首以三言發之。因世之人，認欲爲性，故以性歸諸天。天命者，無欲之體，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也。聖人無欲，與天同體，無所障蔽，無所污染，率性而行，無不是道。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賢人以下，不能無欲，染有輕重，蔽有淺深，雖欲率性而行，爲欲所礙，不能卽達，必須遵道而修，以通其蔽，而滌其染。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性曰天

性則道曰天道。教曰天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一念獨知不容自昧。若天有以啟之。故曰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由教而入者。由諸此而已。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道中而已。過與不及。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覩不聞。道之本體。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也。道虛而已。戒謹恐懼。修之功。無間於動靜。致虛所以立本也。不覩雖隱。不聞雖微。而實莫見。莫顯。隱卽費而隱之隱。微卽微之顯之微。莫見莫顯。卽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故君子必慎其獨者。申言不可不

戒懼之意非加謹也。謹於一念獨知之微，正所以奉行天教也。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卽感而寂，非寂而後生感也。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宰，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爲天地立心而天地於此乎位矣。爲萬物作宰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修道之極功也。先師謂子思括大學一書爲中庸首章，戒懼慎獨者，致知格物之功，所謂誠意也。未發之中，正心邊事。中節之和，修身邊事。中和位育者，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盡性以至於命也。此易簡直截之旨，一貫之宗傳也。而世之

言修道者離矣。聖人立人極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說者并指蜂蟻虎狼爲率性之事。似爲戲論。禮樂刑政既以屬之教矣。由教而入者。乃舍此而別有戒懼慎獨之功。似爲剝法。以不覩不聞爲靜存。莫見莫顯爲動察。則非動靜無端之功。以隱爲暗處。微爲細事。則非顯見相乘之義。未發之中。由戒懼而得。不可謂常人俱有。先師嘗有病瘡之喻矣。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戒懼之內。更有可約。卽爲着空。謹獨之外。更有可精。卽爲緣物。中和原是一道。以心氣分屬天地萬物。或失則支。聖學只論見在功夫。以効驗求位育。或失則瀆。凡此數端。皆

顯然同異可指之迹。善學者當知所辨矣。昔者明道見人解中庸笑曰：只怕連天命之性便錯起了。予豈敢妄議。儒先聊述所聞與諸賢共商之。吾輩不務自修自復實體諸身徒騰口說以谷同異得罪於儒先亦甚矣。

先天後天解義

或問伏羲八卦文王八卦布列方位迥然不同何取於義而云爾也。先生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非人力之所能爲。後儒特未之深察耳。夫伏羲八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謂之四正。震兌巽艮則居於四隅。此存體之位。先天之學也。文王八卦離南坎北震東兌西謂之四正。乾坤艮巽則居

於四隅此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先後一揆。體用一原。先天所以涵後天之用。後天所以闡先天之體。在伏羲非有待於文王。在文王非有加於伏羲也。上下左右四正相交。四隅不相交。交者變其卦體。不交者易其方位。乾下交於坤。得其中爻。而變爲離。坤上交於乾。得其中爻。而變爲坎。離爲火。西交於坎。火主上。而變爲震。坎爲水。東交於離。水主潤下。而變爲兌。離居乾位。而上交之坤。遂置於西南。坎居坤位。而下交之乾。遂置於西北。坤既居巽之位。則巽不得不移置於東南。乾既居艮之位。則艮不得不移置於東北。故曰此造化自然之法象也。吾人處於天地之間。上